

2023年11月1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竺大文 联系电话：0571-85312161 邮箱：youfenglai2014@sina.com

## 心香一瓣

# 六神丸与巧克力

丁光明从生产线上退了下来，坐进了大井巷胡庆余堂的博物馆里。

在胡庆余堂做了近60年的老药工，丁光明是手工泛丸技艺的传承者。从厂里退休后，便回到这，边带徒弟边向游客展示这项中药绝活，他们都尊称他为丁老。70多岁的年纪，实际看起来还要年轻几岁。中等个头，戴着眼镜，镜片下微眯着眼，光亮的脑袋显得很有精神头。

穿过两侧回廊，他带我来到手工作坊，位于东北侧的一间制丸展示室。丁光明挪来椅子，张罗着让我坐。他脱下白褂，露出一身藏青色的中式布衫，站在那像是一棵峻拔的松树。

丁光明爱吃糖，从他的桌上就能看出来，大大小小放了好些罐。

徒弟进来，接过他的水壶，丁光明想到什么似地用手指向门外，声音有些急切：“虾儿，去把虾儿拿出来，乌龟好几天没吃了，该喂了。”

让药粉变药丸，起模是最如履薄冰的一步。丁光明摇晃着竹匾用水润透，将药粉均匀撒上，双手紧握药匾，方寸之间来回旋转，控制两手间的力度，调整着气息，细粉飞散。他时而放下药匾，眉头微蹙，用沾上水的筴帚将竹匾底部润湿，权衡着水与粉之间细入颤毫的微妙关系。对普通的师傅来说，起模总是要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早已熟稔于心。当看见药粉像沙砾一般，他的眉头舒展开了。

1966年夏至，江南还沉浸在漫长的梅雨季节中，只待伏天的高温驱走绵绵不绝的雨水。那天，17岁的丁光明走进了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传统，丁光明有所耳闻，旧时一年只招一到三名学徒，老师傅们收徒，层层把关，考察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为人处世。可没想到，他这个不起眼的小伙，竟成了胡庆余堂两个组师傅争抢的对象。

刚进粉碎组的第一年，他忙里忙外，每天像个陀螺似地各处转，慢慢成了同事们口中随口叫随到的“小丁”。角落里有散落的零钱，他收起来，桌角有倒下的拖把，他拾起来……把车间的散活都装进了眼中。粉碎芝麻糊、晒药等小事磨炼着他的心性，师傅也暗自观

## 艺境



赵无极《向我的朋友亨利·米修致敬，1999年4月—2000年8月——三联画》 版权所有：Zao Wou-Ki-ProLitteris,Zurich

# 杭州的街与巷

俞天立

汪曾祺说起老北京的胡同文化，是影响到了北京人的思想的。至于杭州，我愿称之为街巷文化，大抵也是代表了杭州人的性格。

杭州有许多老巷，颇有历史人文意味。孩儿巷、米市巷、大井巷、皮市巷、五柳巷、严官巷、祠堂巷、高士坊巷、十三湾巷，各有各的传奇。最寻常的是因店市得名。皮市巷，南宋时期就以皮具作坊而闻名。米市巷是因唐宋初得运河贩运之利，沿巷开米市而扬名。孩儿巷一说是因宋时多孩童玩具摊贩而得名。也有些巷子因人留名。严官巷是因一位姓严的郎中，为宋孝宗诊了病，封了官而赐名。高士坊巷是因为隐士徐复曾居于此而得名。还有不寻常的，如大井巷，是因了一口吴越时的大古井而冠名。五柳巷史为富贵之所，是因宋孝宗赵昚的御花园“五柳园”而命名。

孩儿巷要重点说说。陆游任官卜居孩儿巷，写下了传世诗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当时孩儿巷泥偶铺子林立，孩子们爱随大人来买泥玩具，手持荷叶嬉戏。陆游从百井坊巷的官府下夜班回到小楼，巷子仍“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与其说孩儿巷是一条巷子，不如说它是一条诗路。

杭州的巷子多在今上城、拱墅两区，是南宋皇城根儿周边的地界。但随时代奔赴至此，有些成了街市，有些成了商区，有些则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留下的巷子都是老巷，具有南宋市井味的。吴山旁的大马弄、十五奎巷，几百年来仍是沿街一路的老摊老店。小玉油墩儿，皮脆内柔，油香香得掉鼻子；吴阿嫂包粽儿，刷上甜口香口酱料，吃起来“木

察着他的待人接物。

隔壁制丸组组长过来交流，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小鬼”，想把他“抢”到制丸组去。粉碎组组长舍不得，自己看中的徒弟，还没开始教技术活就要走了。但他也真心喜欢这个年轻人。

说到这里，丁光明笑呵呵地，眯着眼睛张开了些许，“后来组长把我叫过去，光明啊，我不舍得让你去，但制丸组的工作技术性强，你能学到真正的中药制作技术。我不留你了，好好干。”

丁光明被“提拔”到了核心的丸剂车间，成了正儿八经的学徒工。原以为一进去便能得到师傅的真传，可他每天的工作除了送丸药，便是给车间的同事打下手，这跟在粉碎组的工作没差嘛。他有些失落，倒也没吭声。脑袋瓜一转，“偷师学艺”，白天闲暇时观察师傅们的步骤手法，干活时耳朵竖着，留心听几句泛丸要领。夜里师傅们下了工，他把白天看到的动作偷偷练几遍。

师傅张永浩看眼里，不说一句。有一天，他把丁光明叫来：“你可以开始学泛丸了。”两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刻。

泛制药丸讲究的是技术，考验的是性子，虽说是制药，丁光明觉着是把人的品性都融入其中了，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呈现什么样的药丸。制丸药不是搓泥丸，哪能那么简单。“做药，不论大小丸，颗颗都要是良心药。”

丁光明与我说到六神丸，嘴角有藏不住的得意，他说：“六神丸最小，最难做。它里面含有麝香、冰片等6味中药，在制作中必须经过5道工序，成丸直径仅2毫米左右，丸药之间不能粘连，还得颗粒均匀。一公斤药40万颗，每30颗药装一瓶。大的药丸每公斤只做333颗。”当初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丁光明跟自己轴上了，日日苦练，硬是把丸药做得和师傅一模一样。

他起身，打开旁侧木质柜子的门，在里面翻找，拿出一个细长的小透明罐给我，里面装的就是小小的六神丸。“这个是我几年前做的，时间久了不如以前有光泽了。”

此时，我看见泛丸匾中的药丸逐渐成了型，丁光明的竹筛派上了用场。他右手握竹匾，左手拿竹筛，手用力一抖，药丸齐刷刷地跳到了筛上，竟一颗不落。他持续抖动着手

臂，药丸顺着竹筛孔一粒粒落下，这声音像是林间密雨打在芭蕉叶上，有一种让人着迷的畅快感。

制药进入了收尾，丁光明手上的动作变得利落，在竹匾上加了点药粉，旋转几次结束了泛丸，完成后的丸剂呈现出哑光质地，丁光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入药罐。

宅院内的时光走得慢，50多年过去了，外面的天地瞬息万变，院内似乎没什么变化。当年的年轻小伙，如今也成了带徒子徒弟的大师傅。

丁光明有些累了，他靠在藤椅上微眯着眼，在面前的杯子里添了点茶水。半起身，选了一个零嘴罐，打开盖子取出两颗巧克力，一颗放到我手里，另一颗他剥掉糖纸，塞进嘴巴里。

“你尝一颗，说话久了嘴巴里润润，味道蛮好的。”

他嚼着巧克力，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搭着话，这一刻，这位严谨的老人流露出了些许孩子气。

我与他谈到收徒之事，丁光明拿出手机喊：“呼叫毛满丰，呼叫毛满丰。”

胡庆余堂如今仍保留着一套严格的拜师收徒的流程，按照规定，敬了茶，磕过头，正式拜在师傅名下后，才有资格说是师傅的徒弟，这是对匠师的敬畏。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小伙进来，他就是丁光明呼叫的徒弟。“师傅严厉，工作上有什么失误都会直接骂我，他藏不住脾气的。生活中倒是挺和善。”毛满丰与师傅相处，像是对待自家长辈，倒也不见外。

“师傅常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算没有人监管，也不能违背良心，不要见利忘义。做药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我们得把这个事做踏实了，关系到性命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毛满丰说。

丁光明把曾经师傅带他的方法也用在徒弟上，一代代都是胡庆余堂祖师爷传下来的训规。他收徒，首先看人品：“做人有偏差，我是不会同意收徒的。还要肯学，选药、制丸很多都需要凭经验，熟能生巧。”

凡事在丁光明心中都有杆秤，把年纪还是劳碌心，他对药材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若是自

己上阵制作丸剂，他都会亲自查看药材，并监督炮制过程，“自己看到药材好，做药更放心。”

2010年，从厂里退下来后，丁光明自愿回到胡庆余堂国药号。

老伴身体不好住进了养老院，女儿忙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一个人在家冷清，回到这也像回到了家，带带徒弟，向游客展示泛丸技艺，哪怕不要工资。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笔记本，已微微泛黄，上面记着他从1981年开始师傅传授的内容，一笔笔记录着他的心得。他略带遗憾地说：“以前很多丸剂的制作方法都记在车间的黑板上，后来种类逐渐减少，有些方法已经失传了。”

如今胡庆余堂丸剂制作的机械化水平很高，但最小只能做出直径3毫米的丸剂，再小尺寸的就只能靠人工了。他总能一眼辨认出哪些是机器做的丸剂，在他心里，只有经过自己手和眼的，做出来才有温度。

丁光明看了看手腕上智能表上的时间，对我说：“带你看看博物馆吧。现在这里都变了样。”

他起身朝外走，回过头再次叮嘱徒弟：“去看看虾儿拿出来没有，乌龟饿了。”

他的手触摸着博物馆内的木质门窗，从连廊向里望去，已然是不一样的情景。他嘴里念叨着：“以前这里是第一车间，那里是包装组……你看这，新砌了墙，以前是一排窗户，透气得很……”与其说在对我说，不如说是在讲给他自己听，老人的回忆总是甜的，像他含在嘴里的巧克力。

从工作坊出来，跨过两扇门，是带着天井的小院。在一个假水池中，我见到了丁光明念叨着的乌龟。“小黑小黑，吃饭了。”他把自己买的虾肉丢到水里，乌龟从岩板底下现身，像弹簧似地伸出头，吃完了立马缩回去。丁光明哈哈大笑：“小东西很聪明嘛。”

我跟丁光明告了别。走到连廊处回头看，他坐在藤椅上，灯光下穿着的白色大褂泛着光。这个画面被门框定格，他蹲在里头，像是驻守着时光的老人。

我回到了行人如织的河坊街，摊开手掌，是丁光明给我的一颗巧克力和一罐30年前的六神丸。

钱塘江 | 浙江日报 | 3

## 天台和合赞

陆彩荣

因出席第三届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再赴天台天台，感受山海之城自然之美，感悟和合文化博大精深，得此组诗以记之。

中外宾朋来圣地，天台文化起新潮。人间命运抒心语，和合共生永续骄。

赤城山上彩云飘，长嘴古松清气撩。和合圣怀风物好，唐诗之路接重霄。

三生万物开新局，和合论坛逐浪高。诗意栖居民喜爱，美人之美梦中豪。

紫云小筑玉京洞，别有天机藏赤城。济圣东西双院乐，道茶佛藕养心精。

夜深山静月星洁，古道苍松隋塔风。同事兴浓寻宝利，国清讲寺睡乡中。

遍寻古刹探宗源，儒道共生壮福田。山标栖霞海天阔，和生文化润心莲。

真觉通玄妙存道，天台风物惹人骄。万年古寺藏仙境，满目青山日月照。

## 山那边 红满天(歌词)

竺泉

你住山的东边
我住山的西边
东边晨曦入窗来
西边斜阳醉山峦
此起彼伏山坡间
草儿间 牛儿欢
重重叠叠群山外
风轻轻 云淡淡
你说相守的鹊桥
就在山那边
山那边 云缠绵
天边的风景在心头

我与你 情相牵
山那边 红满天
红满天 有多远
天边的柔情在心头
我与你 心相见
心相见 红满天
红满天啊 心相见
心相见啊 红满天

## 诗人的立冬

聂顺荣

才送走霜降，还来不及欢呼秋色的赠予，立冬就携带飘零的落叶，匆匆地掠过澄澈高远的蓝天姗姗而来。这是冬天的序幕，对心思细腻的诗人来说，是极易感受到的，由此对立冬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所思所感。

陆游的立冬乐观豁达。陆游过得窘迫，却十分乐观。《立冬日作》：“室小财容膝，墙低仅及肩。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寸积篝炉炭，铢称布被绵。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简陋的屋子小到只能容下膝盖，墙高只能过肩。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描绘自己的生活处境，可见日子过得何其艰难，但诗人并未就此沦落，而是豁达又淡然。

李白的立冬舒适惬意。立冬时节，“诗仙”李白是诗意而温暖的。《立冬》：“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白月，恍疑雪满前村。”立冬日，天气寒冷，笔墨都被冻住了，正好偷懒不写新诗，火炉上的美酒时常是温热的。醉眼观看月下砚石上的墨渍花纹，恍惚间以为是大雪洒满山村。这大约是李白冬夜里，围着火炉喝着美酒写下的句子。诗人用冻笔、寒炉、月白描绘出一幅立冬之日天气冷清、萧索的画面。然而作者寄情美酒，顺应气候变化，酣睡冬藏，使整首诗洋溢着舒适惬意和慵懒自得。

唐庚的立冬悠然自得。此时，北宋诗人唐庚对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描写南国立冬后季候变化的小诗《立冬后作》，诗曰：“啜蔗入佳境，冬来幽兴长。瘴乡得好语，昨夜有飞霜。篱下重阳在，醅中小至香。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冬日时节，诗人吃着甘蔗，十分开心。昨夜飞霜，早晨来看菊花开得正盛，家中的酒还飘着香。再看邻居家蕉果即将熟了，那一挂挂的黄色真好看。全诗无非是讲，过了立冬，冬至不久就会到来，诗人以悠然自得的心情迎接冬季的来临。

沈说的立冬安闲淡然。立冬时节，宋代诗人沈说在赏菊中度过。《次韵古愚立冬日观菊》：“闲绕篱头看菊花，深黄浅紫自窠窠。清于檐卜香尤耐，韵比猗兰色更多。九节番疑今日是，一樽未觉晚秋过。从教白发须簪遍，且任当筵作笑歌。”冬日时节，菊花盛开，诗人绕着篱笆尽情地欣赏。他说菊花比檐卜更香，比兰花的颜色更多。闲情之下，一杯酒过，都没感觉暮秋到了。任凭我们将菊花插上花白头吧，就当筵上的笑谈罢了。

兀翁的立冬百无聊赖。《喜迁莺·立冬》：“朝看月令。是律中应钟，神司元冥。寒日模糊，阴风凛冽。一扫秋光无剩。谁遣倪迂妙手，写出灰堆冬景。茅檐下，听数声铁马，冬冬相应。长安多肉阵，凤碳炉烘，低唱羊羔饮。闭户先生，拥书枯坐，只好敲冰煮茗。莫怪天公作恶，雅称玉堂官冷。青镜里，惊漫空霜雪，又添双鬓。”词人知道，秋日的时光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冬日风景，像妙手写就的一般。词人闭着门户，枯坐着读书，累了，敲冰煮茶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出现了白发。

张以宁的立冬充满思念。明代诗人张以宁离乡远行，看到立冬的景致，格外思念家乡。《立冬舟中即事二首·其一》：“一滩一渡复一滩，轻舟荡桨上曾滩。三秋岭外雨全少，十月邕南天未寒。露岸苇花明白羽，风林橘子动金丸。如何连夜还乡梦，不怕关山行路难。”岭外的秋天，雨水少了，十月的邕南天气还不太寒冷。岸边的芦苇花上凝结着白露，如白色的羽毛一般；风吹动橘子，如金丸摆动。诗人看到这样的秋色，却一直做梦，梦到回家。如果能回家，即使前路再难，也无所畏惧。

品读诗人笔下的立冬，窥见的是他们别样的情思。冬天就要到了，但愿你我也能在寒冷的冬天用心去感受冬日的风景，诗意阅世，平安入冬，那样我们就一定会明白，人间值得。

